

十多年前，男人擁有和美的家，女兒剛剛出生，小夫妻開的服裝店，生意紅火。那天，兩人一起出門進貨，汽車過輪渡時，江闊浪高，妻子腳下一滑，墜入江心。

周圍一片喧嘩，有扔救生圈的，有高呼停船的，卻沒有救美的英雄出現，包括他——女人的丈夫。

事後他說，想想自己水性不好，下去必死無疑。他又說，想到女兒還這么小，不能爸爸媽媽都沒了……

這些話，沒人相信，我也不信，當時是沒有時間想這想那的，第一反應沒跳下去，就不會下去了。

男人當場就受到圍觀者的指責，媒體也言辭激烈地稱其“見死不救”，他的岳父母接管了外孫女，公開聲明沒這個女婿，小舅子帶人砸了他的店，搬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。

男人遠走他鄉，生意仍然做得不錯，卻至今沒有再婚。女兒上學，填的資料是父母雙亡。如今女兒十來歲了，從外婆口中得知了父母的事，對他的態度可想而知。

他給長大的女兒寫過信，落款為“一個當年該死而未死的人”。

到此，我有一點同情這個男人，他不是壞人，只是懦夫而已。

指責他人是容易的，但要是沒有生死一息的考驗，也許永遠不知道，愛情是否到了那種程度。誰都不敢保證。



生死一念

作者莫小米

可以肯定的是，男人對妻子的愛沒到那種程度——生死契闊。

馬年正月，杭州有一起火災令人唏噓。他們是外來戶，租了兩間平房，一間生活起居，一間安個鍋爐燒開水，賺點小錢。

火是凌晨着起來的，男人率先沖了出來，很快門口一堆柴火燃旺，躡高。眼看滅火無望，男人披着一條被子，沖進火海去救妻兒，結果再也沒能出來，人們發現他時，他已經成了焦炭。

不知道男人最後的念頭凝結在哪，是不是“你們若不在，我也不能活”？

他永遠無法知曉，妻兒已經從後屋破窗而出，安全逃離。

妻兒逃生的同時，丈夫正在赴死。他若不沖進去，或者動作稍慢一點點，一家人就幸運地團聚了。但是，生死一念，不容許片刻遲疑。

有個學生寫了一首俳句式的短詩，只有兩句：“使用前請搖一搖，沉澱的愛情！”

“妙極了！”我說，“但什麼是沉澱的愛情？又怎樣搖一搖呢？”

“愛得太久，疲了，倦了，不論朋友還是夫妻，愛情都會沉澱！”學生說，“沉澱的愛情上面都是水，淡而無味，必須常常振動一下，才能有味道。譬如送他一個驚喜的禮物，穿一件特殊的睡衣，甚至跟他說有個小男生在追他老婆，叫他小心，別忘了自己老婆還是非常吸引人的。總之，不要讓婚姻成爲一種習慣，常給那睡着了婚姻一點刺激，就算是搖一搖！”

她的道理固然不錯，但我覺得沉到底，上面淡而無味的愛，倒也別有一種滋味，好比濃茶有濃茶的美，淡茶有淡茶的妙。

《菜根譚》里有一句說得好：“濃肥甘非真味，真味只是淡；神奇卓異非至人，至人只是常。”這雖不是講婚姻，但那真味只是淡，卻也堪玩味。

我發現許多婚後不久出問題的夫妻，不見得是因爲生活變得平淡，而是婚前味道太濃。譬如婚前熱戀期，總是出外旅遊，夜總會嬉戲，婚後一下子靜下來，餐館成了廚房，風景勝地改爲公寓陽臺，蝴蝶、鴛鴦成了食譜賬單，生活由熱滾滾一下子變成溫吞吞，自然容易出問題。

反倒是那些婚前就由熱戀“跌入”現實的男女，能慢慢將飛馳的愛情逐步減速，由求其“快”到求其“長”，成家之後比較幸福。

有位朋友熱戀多年，突然跑來對我說：“我終於決定娶她了！”

“難道以前這么多年，你都不想娶她？”

很多年前，有一位女孩子，剛剛失去了自己的至親。那是個冬天的夜晚，家里進進出出都是幫着辦喪事的人。她獨自一個人跑到後院，坐在一張條凳上看着院子里光禿禿的柿子樹發呆。



沉澱的愛情

作者：劉埔

“問題是她也不想嫁給我啊！”

“那你怎知道她現在願意嫁了呢？”

“因爲我們前兩天逛夜市的時候，看到一個很漂亮的瓶子，她喜歡極了，我就說要買了送她。照以前她一定會跳起來摟着我的脖子打轉，這一回居然瞄瞄價錢，說太貴了，以後再談。這表示她開始往遠處想，這遠處，不就是結婚嗎？所以送玫瑰花的愛情，不一定長久，“種”玫瑰花的愛情，才是真的！”

還有一個朋友說：“我現在跟女朋友進入了新的境界。過去我們上餐館，別人一看就知道是情侶，現在則會認爲是夫妻！”

經我追問，原來因爲他現在跟女朋友對

面而坐，不再是喁喁私語，而成爲女朋友看菜單，他看報紙。

這使我想起梁實秋先生在《沉默》那篇文章里寫的，有位朋友去看他，以嘴邊綻着微笑當做見面禮。二人默對，不交一語，梁教授遞過香煙，對方便一支一支地抽。又獻上茶，也一口一口地呷，左右顧盼，意態蕭然，等到茶盡三碗，煙罄半聽，主人並未欠伸，客人興起告辭，梁教授譽之爲“六朝人的風度”。

這也令我想起王維在《山中與裴秀才迪書》中，寫他去去看老朋友，正巧朋友在讀經，他也就不打擾，逕自往山里走了。那種老遠跑去，卻又能以“意到已足”而淡然離開的境界，不是“平淡入妙”嗎？

還記得古詩中有句“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來”。詩人在與朋友一起賞花飲酒時醉了，便逕自去睡，叫朋友：“你要是有意思，明天再抱着琴來玩！”也是在淡遠中，顯示一種摯情。

當然這種淡，不能是無禮，而應該是具有深厚情誼，默然會心，而不拘小節的率性。如同那坐在餐館看報的朋友，他的女伴如果能不覺得自己被冷落，反覺得那是率真，則未嘗不是另一種境界。

名作家琦君女士曾說，她跟另一半難得有說話的機會，只好在桌上留字條，我乍聽覺得不可思議，但是琦君好文章不斷，我漸漸領悟夫妻相處的另一妙處：在彼此之間留一點空間，讓大家保留一點自己，而不必成天膩在一塊。

熱戀中的朋友，一定不會同意我的看法。因爲平淡入妙的境界，沒有十幾二十年的工夫，是達不到的！

最好的安慰不在於言辭，而是用行動表示我和你在一起，就像一起坐在冬夜里的條凳上那樣。最好的安慰也不是安慰本身，而是讓對方升起對未來的期待，哪怕是爲了一棵柿子樹。（作者：和菜頭）

最好的安慰

這時，一位平常和她很少說話的男同學走了進來，和她並排坐在條凳上。她以爲他又要說那些安慰的話，那些話已經多到讓她感覺到厭倦，所以她沒有開口。那個男同學同樣沉默不語，兩個人就在冰冷的冬夜里並排坐了很久。

最後還是那位男同學打破了沉默，他

至終沒有說一句悼念和安慰的話。二十多年後，每當她回憶起那一幕，都覺得那是她有生以來得到的最溫暖的安慰。



小龍，一個公園小賣鋪的店主，普通得隨時可以消失在人群之中。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創立了一個“以血爲盟”的民間組織。他們的血是如此稀有，甚至被稱爲“熊貓血”。

十幾年來，這個3萬人的聯盟，用他們的鮮血，無償挽救了數千條性命。

一條陌生人的帖子

左瑩皓躺在醫院走廊里，忍着越來越頻繁的陣痛，一聲都不敢哭。羊水已破，即將分娩的她，一夜間已被河北廊坊所有三甲醫院外加一家婦幼保健院拒之門外。急紅了眼的丈夫幾乎和醫生打起來。

“出了事我們搶救不了啊！”醫生們也很無奈。

左瑩皓的血型是Rh陰性血。所謂“搶救不了”，是指醫院沒有這種血液，萬一她大出血，將無血可輸。

人類的血型系統除了ABO血型系統外，還有Rh血型系統，分爲陰性和陽性兩種。在中國，Rh陰性血者僅佔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三。

儘管最終有驚無險，左瑩皓卻非常後怕——某一天，她很可能因無血可輸而死。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中，她發現了“稀有血型聯盟”：聯盟成員無償互助獻血，爲急需者提供“熊貓血”支援。沒有猶豫，她立即聯繫小龍，加入聯盟。

今年35歲的小龍本名王勇，貌不驚人，2000年成爲“北漂”，一直過着默默無聞而平淡的日子，直到2002年讀到一則新聞——有位“的哥”身患白血病，需要輸血時被發現是Rh陰性血，苦等了很久，怎么都找不到這種血液，最終決定放棄治療，“放棄治療，回家等死”，這句話深深刺痛了王勇：這個決定背後，有多少無奈和絕望？

那是王勇第一次聽說“熊貓血”。千分之三，在中國13億人口的基數上，有幾百萬人啊！難道他們都可能因沒血輸而放棄生命？另一方面，這幾百萬人本身不就是個活血庫嗎？

僅僅出于一個閃念，他用網名“小龍”在網絡論壇發出一道“熊貓徵集令”，呼籲全國稀有血型者團結起來，助人助己。

誰都沒料到，這樣一個由陌生人發出、要求提供個人信息，甚至要求隨叫隨到無償獻血的帖子，居然激活了一個龐大群體的生命夢想。數月間，幾百名“熊貓”網上集結，“中國稀有血型聯盟”順勢成立，並不斷壯大，迄今已有3000多名稀有血型的患者通過聯盟找到了救命血。

一種無條件的信任

就在記者採訪時，小龍接到了一個求助電話。

向醫院核實信息後，他把用血需求群發在QQ群，然後給同城志願者打電話：“我是小龍。你下午可以去某某醫院獻血嗎？3點……好，再見。”

如此簡短。接到電話的人，一句話都沒多問，立刻答應按時趕到。

他們都不問問給誰獻？都不問問具體情況？

見我們驚訝，小龍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這么多年了，大伙信任我。”

他一直遺憾，自己只是個普通血型者，無法親自給“熊貓血”患者獻血。然而，憑着一腔真誠的熱血，他贏得了“熊貓”們的信任。

一次，有人打來電話，自稱患者家屬，只問有沒有血，對患者情況卻語焉不詳。那人隨後發來一條短信，說長期尋找Rh陰性血各型，“可以分送”。

“血頭”？小龍瞬間警惕起來。

他請人撥通那個號碼“找血”，對方直接報價：Rh陰性血，400毫升2萬塊！

小龍震驚了。由於“熊貓血”的稀缺，稀有血型聯盟在非法血液買賣者眼中儼然成了一個活動銀行。

信任，是這個並無嚴密組織的聯盟存在的唯一根基。小龍在聯盟網站首頁最醒目的地方寫明——拒絕捐款。諮詢、找血、獻血全免費。

信任，消弭了“熊貓”們天生的孤獨感和不安全

感。有位在北京治療的白血病“熊貓”，每次需要血時，志願者甚至從福建打“飛的”來義務獻血。

有一回，志願者趕到四川爲一名產婦獻血，而血站堅稱聯盟是非法血頭組織，拒絕採血。產婦家屬給工作人員跪下，志願者寫了保證書，媒體趕到了，磨了一整天，血站就是拒絕採血。

那天，一貫輕聲細語的小龍拍着桌子朝電話喊：“你們先採血救人！然後你馬上報警，讓警察來查查我到底是不是血頭！我跑不了！”

一次打仗般的救援

2012年2月，山東鄆城患者張瑜第六次進京時，體內腫瘤已長到波蘿大小，再不摘除將有生命危險。

可是，他已經失望了五次，因爲他是Rh陰性AB型血，這種血型在中國僅佔萬分之三。而他的手術需血至少1000毫升。

進京前，幾乎絕望的張瑜聯繫上了小龍。

“血沒問題，你們趕快安排手術吧！”小龍在電話里答應得很乾脆。

——手術前三天，小龍聯繫的3名志願者趕到血液中心，爲張瑜定向獻血。一檢查，一個因趕得太急，血壓高了，不合格；另一個感冒未愈，轉氨酶超標，不合格。

——手術前兩天，第二批4名外地志願者接到通知，日夜兼程趕往北京。

——手術前一天，終於有3人成功獻血。

——手術中，1400毫升珍稀的Rh陰性AB型血，從一群陌生人的血管輸入張瑜體內，腫瘤被成功切除。

“現在，張瑜康復啦，回老家開了個羊肉館，日子過得挺紅火。”小龍一臉燦爛。一副放不下的擔子自從發出“熊貓徵集令”那天起，小龍的手機號就成了24小時稀有血型求助熱線。

守護“熊貓血”

作者：郝方甲



Rh陰性血

